

珍惜拥有

金洁

芳是性情中人,对微信朋友圈内容,通常只看不转,可那天她却破天荒转发了一篇文章。

文章开头是这么一句貌似煽情的话:愿天下的老公都能看到这个简单的故事,领悟到深刻的道理。文章篇幅较长,大意如下

那晚,他正和朋友在包厢唱歌,老婆几次打他电话没接,担心他有什么事,只好打到他朋友手机上。他觉得老婆让他丢尽面子,回家后大发雷霆,并且变本加厉频繁应酬。一次次自讨没趣之后,老婆想开了,不管他几点回家,不再为他牵肠挂肚。一天,几个朋友饭后去洗浴城修脚,后来都睡着了,醒来时,一个哥们正手忙脚乱换衣服,一副惊惶的样子,不停对他说:坏了,老婆打了八个电话,发了四条短信,我得赶紧回去。他掏出自己手机来看,没有未接电话和未读信息,那一刻他忽然有些失落。回家后,老婆已经睡了,他推醒老婆说自己跟谁去洗脚差点睡过头了,可老婆不感兴趣,转身接着睡。那一刻他说不出心里的滋味,酸涩惆怅。从那以后,他的心境变了,以前恨不得关了手机痛快喝酒,现在时不时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下,每每席间有朋友接到老婆电话,他就觉得那个人很幸福,而自己不被老婆在意已经很久,他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,因为他知道,纵使老婆还爱着自己,但是有些东西真的变了,纠缠和唠叨看似很烦,其实是最幸福的。

此刻,芳就坐在我面前,一声叹息之后,她幽幽地说:之所以转发这篇文章,是因为我很感同身受。芳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女人,心态平

和,有一份体面的工作,一直心无旁骛爱着老公,老公很知足,也很自律。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老公把芳对他的关心、牵挂视为管制、不信任,一次次振振有词对芳吼:当今社会像我这么好的男人已经不多了,无非就是出去喝几杯酒,你还有什么可说的?芳便沉默不语,也不再自作多情。以前老公出去应酬晚归,芳总习惯打个电话问一声,顺便提醒尽量少喝酒早回家,尽管老公一边嘴上答应一边我行我素,可芳生气过后还能表示理解,毕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现在不管老公几点回家,芳都不打电话,只管自己安心入睡,最多只是在晚饭前发信息或打电话问一声回不回家吃。这样一来,芳和老公几乎很少闹矛盾了,表面上看原本幸福的家庭更和谐了,实际情况却是虽然婚姻看似风平浪静,可有些美好的情愫已经不复存在。

听完芳的倾诉,我陷入了沉思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,作为倾听者,我无意评判孰是孰非。围城之内,岁月沉淀,当爱情渐渐转化为亲情,多数女人关心的是老公的健康和开心,刻意唠叨也好,温馨提醒也罢,都是因爱而生,然而不是每个男人都能理解老婆的良苦用心,不懂珍惜与呵护,所以婚姻生活便多了这样那样的瑕疵和不如意。

又到一年三八妇女节,细心的男人会给老婆发红包、送礼物。其实,不管浪漫与否,如果男人们再多些实实在在的在乎和珍惜,那么在女人心里,每一个并非特别节日的平凡日子也会洋溢着幸福的光芒。



烧饼 不只是烧饼

阮敏哲

在杭州生活,最想念的家乡原味,竟然是瑞安烧饼。

想来奇怪,我对烧饼并无喜爱,甚至颇有些嫌憎它的油腻感,平日也鲜少去买。

怎会突然想念它的味道,一想到它就口水直流乃至百爪挠心的地步,恨不得飞赶回瑞安满口塞它十几个呢?

过了几个周,我从杭州回到瑞安。正巧下午在莘塍东街办事情,顺便绕去菜市场对面的烧饼摊。这是一家不起眼却历史悠久的名小吃店,小竹棚里窝着三工人,一个揉面,一个往面皮里塞佐料,一个正在观察炭火中的烧饼火候,无缝衔接的流水线作业之外,是一个又一个香喷喷的烧饼。烧饼要趁热吃,所以等候烧饼新鲜出炉的队伍总是很长。出炉啦!店家一声吆喝,忙打盹的顾客又恢复了精神,这边5个,那边10个,一炉烧饼一扫而光。我买到两个,站在大马路上,不顾形象狼吞虎咽起来。杭州距离瑞安350公里,而这

遥远的相思之苦,竟是一个小小烧饼。从前多嫌憎,而今多喜爱。看着手中这小小烧饼,里头猪皮的鲜和外面面皮的干倒有了中和,盐不咸不淡正适中,连里头几个葱花都显得娇俏可人。我都有些后悔只买了两个,怎不买它10个8个呢?吃完的我,对着空空如也的塑料袋暗自悔恨,而面对眼前焦灼着纹丝不动的队伍又只能望之兴叹。

在杭州,时不时会想起瑞安食物,鱼丸汤、瘦肉丸、索面、温州砂锅、海鲜炒双粉。虽然也会用大众点评、百度地图去搜索附近温州人在杭州的本土美食,总是满载希望而去,悻悻然作罢而归。糯米饭没吃到正宗温州味道不说,却硬生生多了个蟑螂,永嘉人卖的温州米线,汤说不出的咸,完全吃不出肉丝青菜味道,外卖的炒双粉拿到手已冷冰冰,更别提味道有几分了。天南地北的美食客,在融合各方美食的杭州,我却觅不到一丝家乡原味身影,真是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食物倍思乡。



《匆匆》里有句歌词这么写道:人离开故乡,就像树离了土。以前的我,从不这么觉得,在外奔波学业生活,总以为海阔任鱼跃,天高任鸟飞。甚至在食物方面,亦觉得自己是个全球村村民做派,舶来品的披萨牛排、川菜粤菜火锅,无不喜爱。反倒是家乡的山珍海味,吃得人味蕾寡淡。

而今,吃到家乡记忆中的美食,就只是一个瞬间,它迅速调动起我对食物原味的记忆。食物是和故乡的联结物,它让异乡的游子嗅到最初启蒙,找到心灵的港湾。就像日剧《深夜食堂》里,在东京来来往往的异乡人,来到散发着温暖夜灯的小店里,吃上家乡的红薯炸天妇罗、春卷,吃到的不只是食物而已吧!

那些年 与学生一起游玩

高振千

师范学校毕业次年,我接了一个初中新生班级。那时踌躇满志、豪情满怀。大概是第一节班会课,我就向学生郑重承诺,每学期至少带他们出去玩一趟。

老学校背后录社山是常去的,山顶有个小草坪,常把班会课拉到山上去。沿着学校西边那条长长石头山路,走过郁郁青青的毛竹林,就坐在山顶马鞍寺东边草地上,与学生们一起讲故事、学唱歌、玩游戏、演节目,往往一节课时间不够,唱着歌踩着夕阳下山。

河岙山脚流水潺潺的溪滩是不能不去的,是玩水、野炊、撒野好地方。学生们早已自己组合搭班,带上炊具、食材,一支带着锅、盆、碗、盖的学生队伍,迎着初升太阳,骑车、步行在田间小路上,一路上叮叮当地响着。

同学们在溪滩上分头找地垒灶,找柴火,清冽的溪水随手可取,各自分工,烧菜做饭,炊烟四起中,有的还像模像样勺。不管面条、饺子等味道怎么样,他们都吃得津津有味、笑逐颜开。野炊结束,同学们还围坐在溪滩上搞活动,中间有台收录机。

学校附近圣井山当然不容错过,那石塔尖顶平时远眺都隐约可见。记得曾带学生们从山后背平缓的路绕上去,吃过干粮,观看石殿石塔

等,再从山脊上陡峭的路直接下来。

那时候,高楼九潭刚被人发现风景很美。租了邻居的手扶拖拉机,带着10多位班干部赶去凑热闹。周六大清早,天空阴沉沉,但挡不住同学们出远门的兴奋,在敞开的拖拉机上一路高歌过去。那时候,通往九潭的路都尚未修好,拖拉机要停在很远桥头,山上都是羊肠小道,下着雨又湿又滑。记得有位瘦小女同学累得带着哭腔说:老师,这么难走,以后都不跟你出去玩了。

早听说,马岙山上有神秘蝙蝠洞,借一节班会课就带同学们走过去爬洞,马岙的同学自告奋勇回家拿手电筒和带路。蝙蝠洞就在半山腰一块巨石下面,洞口只能容身一人一人匍匐着爬进去,里面一片漆黑,人可以站起身,空间也不小,巨石下面吊着很多蝙蝠。面对着这不知道深浅的蝙蝠洞,还真有一种探险趣味。

最难忘的是与3位同事

带20多位凤鸣文学社成员同学去南雁。也是租用邻居手扶拖拉机,从平阳坑那边开上去的。那时公路不大好,狭窄的石子路,晴天尘土飞扬。经过张基岭时,大概是人多,拖拉机马力不够,岭背上的陡坡,拖拉机拉大油门也爬不上去。只好和一位大个子同事下去在后面用力推,才得以顺利翻越岭。谁知下山之后,刚进入平阳水头镇,就碰上交警被拦住。只好与拖拉机手一起向交警同志求情,交警见状没多说什么,很快给我们放行。

印象中,还记得带学生游览仙岩,在瑞安东门坐塘河的轮船,可是居然没留下一张照片。微信里问一位学生是否有此事,她幽幽地说:有的,可我没去,那次是根据分数的,我被你改错一道题,然后变得没得去,记得很清楚。

翻着那些年渐渐发黄的老照片,回想往事的点点滴滴,依然那么温馨美好,印象深刻。

